

汪晓曙：回归艺术本体，重振广东连环画创作的辉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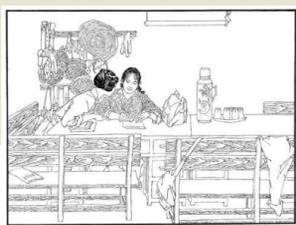
现场 百年连环画展显魅力

日前，“百年叙事——中国连环画文献展暨首届中国绘本双年展”在广州南沙区图书馆拉开帷幕。本届展览汇聚国内知名连环画家的连环画作品，以及中国、美国、加拿大等国家艺术家的绘本作品。广东省美协主席李劲堃在画展致辞中说，广东是连环画大省，如何传承发扬过去前辈们的优良传统，值得当下的艺术创作者深思。

羊城晚报：回顾百年历史，中国连环画有怎样的特点？
汪晓曙：中国连环画有着特定的文化形态和鲜明的时代特征。古往今来，中国连环画见于图籍者甚多，浩如烟海，是当代中国连环画100年光辉历程的坚实基础。随着全球化视野中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，具有东方气韵、民族气节、国家气度的连环画创作也正在步入万象更新的时代。

汪晓曙：中国连环画植根于叙事绘画，通过绘画与文字的有机结合，成为一种图文并茂的艺术品种。从100年前的中国现代第一本连环画——《连环图画三国志》的诞生中不难看出，有了现代印刷术后出版发行的连环画，是随着完全商业化的文化市场运作而产生的。连环画由商业和艺术联姻而孕育，最初投胎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中间，之后演变成一种功能性强又极富宣传性和战斗力的大众艺术。因此，它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需求，在一定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曾经红极一时，甚至渗透到了普罗大众的心灵深处，一度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、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。

在继往开来的背景之下，1949年以来的连环画艺术，从创作方法、传统理念、美学形态，到风格类型、承载媒介、传播方式，无不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，产生了一大批艺术水平很高、流行甚广、影响力极大的连环画作品。



《一个人的长征》 汪晓曙



《架上的连环画》 汪晓曙



《明姑娘》 金城

“架上连环画”应运而生

国画、油画、水彩画和版画等一样悬挂在美术馆、展览馆的高墙之上，其呈现方式不需要完全依赖于印刷，而是堂堂皇皇地走进艺术殿堂，从而回归到绘画艺术的本体之中——“架上连环画”因此应运而生。

羊城晚报：今天的连环画创作存在怎样的问题？创作者和画家应该如何应对？
汪晓曙：连环画本身对于创作的手段形式要求，是不拘一格的。一直以来，连环画所应用的艺术手段与中国画、版画、油画可谓齐头并进。中国画里有什么新的技巧、新的语言，连环画马上就能跟上，马上就能应用于表现叙事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连环画对于新技术是最具有天然亲和力的。

从今天的情况来看，过去只用白描等传统手段表现连环画可能已经有所过时了，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欣赏和期待，可能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多元。在这个方面，连环画可能也要考虑往多形式、多色彩方面发展，过去的连环画一般都是写实的，今天可以应用抽象等手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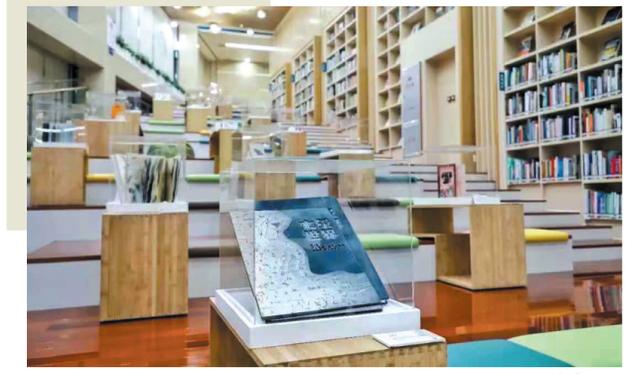
过去我们对连环画的定义往往在于出版。在今天多媒体时代下，连环画的表现和展示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，移动端、展厅展览，都可以成为连环画的舞台。我们的工作，是要让连环画重新焕发它的青春和活力，比如这次我们把绘本也放进了展览之中，事实上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，绘本已经是他们这个时代的连环画。

广东连环画再显亮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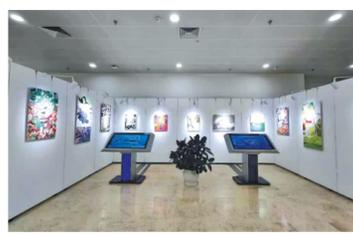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：您现在的创作和过去的连环画创作有什么关系？
汪晓曙：我最早创作并出版的作品就是连环画，可以说连环画就是引领我走上艺术之路的画种。后来，我的不少连环画作品获得全国性奖项，参加不少大型展览。直到今天，我不忘初心，依然坚持创作连环画。可以说，我的创作一直没有离开过连环画。从绘画基本功方面来说，我今天的造型能力、叙事能力，都来自于连环画创作的积累和心得。我今天的其他创作，如油画、水彩，等等，都进行着带有叙事意味的创作，这必然和我的连环画创作基础有密切关系。

汪晓曙：广东的连环画创作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取得辉煌成就，出现了一批影响力深远的画家。比如陈衍宁、林墉、詹忠效、卢延光，等等。在当时，他们和他们的作品，引领全国风气，是广东美术的一大特色和亮点。改革开放后，创作氛围发生了一些变化，继续创作连环画的画家越来越少。可以看到，有一些画家通过连环画创作，在全国美展等重大展览上崭露头角。如何引导画家积极创作连环画；如何重新振作广东、广州的连环画创作，是我近年来一直思考和推动的事情，这次百年连环画的梳理和研究就是我们最近所做的一个具体工作。

羊城晚报：如何评价广东连环画创作？



展览现场



展览现场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谁是“精神病”？

每到岁末年初，都会有一些报纸宣布停刊，然后就有一些人站出来宣称：纸媒死了。一句名言怎么说来着，不理解有些人为什么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。手拿几个普通个案孤例，却能自信满满地做出惊天判断。

停刊的是几个具体报纸，怎么作为全称、集合概念的“纸媒”就死了？自己不看报纸，就以所有人都不看报纸了，以为看报纸的人少了传统媒介就要死了，这种荒唐近视镜病和幸存者偏差得治。

前几天看到一个段子挺有意思：今天在星巴克看到一个男人，没带手机，没带平板，也没带笔记本。他就坐在那里喝咖啡，像个精神病。不知道那些整天盯着手机和平板的人，会不会把星巴克里悠闲地看书读报的人当成精神病。

社会学家伯格曼的“装置范式理论”提醒我们，现代人

【含英咀华】黄维樑 香港学者、作家

如果余光中遇到钱锺书

钱锺书和余光中两位诗杰文豪，在世时没有见过面，只有神交。钱锺书主张创作应有“行文之美、立言之妙”，余光中和他文心相通。言辞如何美，如何妙，有多种灵活变化的方式，有时和玩魔术一样。比方说，有减法魔法。余光中演讲时劝大牌使用者要多读名著、少买名牌；他写“冒犯”跨国名店LV，直言我们都爱LOVE，而LV只有LOVE的一半。

余光中就读钱锺书的《围城》，曾谓“这本绝妙奇书，我看过不下十遍”。2009年岁暮，台湾有钱锺书百岁纪念研讨会，这是会上余光中论文白话黑字的记述。钱余两位先后作古升天，天上相遇谈文，不知道余会不会告诉钱“十遍”的事。如告诉，听者有何反应呢？也许钱会左右而言他，微嗔曰：“开什么钱锺书研讨会？就请些不三不四的闲人，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钱，讲些不痛不痒的废话！”余翁愕然，笑曰：“先生不但文美凡庸，而且语妙天上！”

【如是我闻】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读谱与远望

有几次跟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老校长腊碧士(Alfons Labisch)教授一起坐比较长时间的飞机，发现他可以几个小时一直在看乐谱。乐谱构成了另外一种逻辑群的关系，是一般的人很难理解的。它所表现的看不见的内在关系远在文字之上。遗憾的是，人在这个方面的能力好像并没有得到开发。“读谱”对腊碧士教授来讲，就像是他的禅定一样。

腊碧士教授每次旅行，行李再多，都会带上他的爵士吉他。他告诉我，他在杜塞尔多夫大学做校长的几年中，每天早晨六点钟准时起床，弹一个小时的吉他。无论多么忙，仅仅是他和吉他独处的一个小时总是不能省去的。在紧张的一天来临之前，他会为自己保留一个小时属于心灵的空间。

维也纳大学的副校长泰兰(Jean-Robert Tyran)教授来北京，因为他是第一次到中国来，所以他的当晚我请他吃了一顿饭，

【横眉冷对】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伊尼斯的发现

历史学家伊尼斯从研究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。这一条横贯北美东西两岸的铁路，尤其是西部穿越落基山脉的一段，平均每一英里都要倒下半个工。他花了好几年时间，沿着内河和湖泊调研，搜寻第一手资料，重现了海程、鳄鱼、木材、大麦和矿产原料等贸易史。其中，对动物皮毛贸易的研究夯实了他的学术地位。正是在这一研究之中，伊尼斯发现，欧洲上层时尚风气对皮毛产生了强烈的欲望，有力地刺激了一批批殖民者深入内陆腹地，在长年狩猎的土著那里获得大量的海狸皮毛，然后再行加工出原皮，坏了一锅粥啊！这时，陆老师开腔了：“李老师，你先带学生回国，我留下来帮他处理。”这两句话对于在热锅里煎熬的杜国山来说，就好像一钵清凉的水。杜国山后来找到了护照，没有成为“老鼠屎”。

回国以后，杜国山看到陆老师，总是毕恭毕敬的。背地里，他称她为“及时雨”。

【不知觉】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无界对话

作为“收获文学”的系列活动，有两个论坛，一个是“无界的对话：文学辽阔的天空”，一个是“长三角论坛：江南文脉何以蓬勃”。1月7日的“无界对话”论坛，有来自不同领域的颇具代表性的参与者——评论家、网络影响力作家猫腻、职业编辑和小说家海飞、小说家张忌、“没药花园”创始人和写作者何林皮……这体现了对文学写作圈层化、部落化的跨界沟通的强烈意图。

评论家何平认为：辽阔相对于不辽阔，无界相对于有界。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文学制度基本上是寡头式的，以精英寡头确定文学等级，但新世纪后确立全民写作成为了可能，资本、读者、市场都可以定义文学。但同时出现圈内循环、圈内自萌，这也不是好的现象。海飞提出了最后是在看“力量”这样的问题，十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从“大将军”到“及时雨”

16岁的杜国山不喜欢他的班主任陆老师。他不喜欢她不苟言笑的扑克脸，他更不喜欢她事无大小严加管束的作风。他时常在背后肆无忌惮地地骂她，甚至给她取了个绰号，称她为“大将军”。他不满地说：“她以为她管的是一支随时要上前线作战的部队呢！”

在假期里，陆老师和李老师带着30名学生到柬埔寨山区去进行为期七天的浸濡活动。第一天，大家在食堂里吃饭，杜国山领了食物后，双手捧着托盘走向座位，托盘上除了饭菜以外，还有一碗热汤。这时，迎面而来的陆老师突然停住了脚步，说道：“等等，你的鞋带松了。”说着，快速地蹲下来，亲手帮他鞋带系好。当

【随手拍】汤祥龙

不屈老树

位于江苏无锡马兰湖的著名风景区蠡园，距离我家不算太远，乘坐20路公交车就能到达。作为太湖主要景点之一的蠡湖，三面环水，绿树成荫。每次在蠡园太湖畔散步，总能看到一棵树身空洞、虬枝嶙峋，却昂首屹立的古老老树。虽然龟裂斑斑，卷曲着，但仍然使劲往上伸展。面对严寒冬来，枝丫上依然吐出了嫩绿的新叶。

我赞美这棵老树，赞美它与自然抗争、命运搏击的不屈的生命力！

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，书籍在时间中占据主导性，口语就急剧地衰落了。紧接着，他盯上了电话、电报和电视这些新涌现的电子媒介。他发现，在经历了漫长的印刷史之后，重新口语化的契机突然出现了。这让他兴奋不已……

可惜，他突然弃世，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话题。后继者麦克卢汉说，伊尼斯的著作，每一句话都可以扩展为一篇论文。而他的全部工作，只是为这位前辈做注脚而已。

张具有如此独特的作用，那么，它在以往又是如何表现的？于是，伊尼斯的眼光从空间转向了时间。他发现古埃及莎草纸和欧洲中世纪羊皮纸的特殊联系。他还发现媒介也按空间与时间而有重大的区别，有的媒介适合于在空间中传播，而有的则更擅长于在时间中传播。伊尼斯由此而注意到了口语与书面语的历史关系，它们分别表现为空间形态和时间形态。历史就兴旺了起来。问题是，既然纸